

第 一 辑

访“葡萄常”

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有一条胡同，名叫下唐刀；胡同里住着一家姓常的手工艺人，外号“葡萄常”。

常家本是做料器玩具的家庭作坊，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什么葫芦、果子都能做一些；而最拿手的是软枝紫葡萄，做的像真的一样。“葡萄常”的名声就由此而来。

守着家传的特种手工艺的技巧，常家的姑侄姊妹们竟然都不出嫁。她们几十年来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辛勤的劳动，度着清寒的岁月；直到白发催走了青春，她们也不后悔。

现在“葡萄常”的主持人常桂禄是六十岁的老姑姑，耳朵已经聋了，身体却很健壮。她说话时洪亮的声音和大踏步走路的姿态，使人自然而然地会想象到当年这位蒙古族的姑娘够多么倔强而

豪爽。她有姊妹各一人。姊姊常桂福是身披袈裟的剃发女尼，猛一见面简直要把她误认做和尚。她说话的声音也和男人差不多，举止动作完全摆脱了女子的模样。虽然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她却还照旧参加劳动。妹妹常桂寿，五十六岁，在三个老姊妹中间，要算她是最精明能干的了。她的风度和两位姊姊有很大不同，这只要看她那瘦长的身体和有时在脸上泛起的红晕就可以知道。她们有两个侄女：常玉清五十岁，作风有点像她那位出家的大姑常桂福；常玉龄四十五岁，举动和谈吐同她的二姑常桂禄十分相像。这五个姑侄姊妹把手工技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做成一串串的葡萄比那园子里新摘下来的也差不多，深紫色的薄皮上覆着一层轻霜，柔软的枝干衬着几片绿叶，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这些葡萄受到广大人们的称赞实在不是偶然的，这是常家姑侄姊妹的血汗和眼泪的结晶。

老辈子的生活像梦一样地消逝了，然而，这儿几位姑侄姊妹每次谈起来总还是历历如在眼前。她们几十年来相依为命，从旧时代黑暗的牢笼中走出来，一步步踏上了真正的解放之路。时常使她

们感动的今昔生活的鲜明对比，怎么能叫她们忘怀呢？

“谁能想到我们已往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当我问到常家过去的生活状况的时候，常桂禄感叹起来了。她们姑侄姊妹们围坐在中堂，你一句我一句地诉说着两代相传的往事。

那是清朝咸丰初年，太平军到了南京，全国震动，清朝政府加紧压迫和勒索，闹得在旗的下层人民也都不能生活了。常桂禄的父亲常在，从正蓝旗的蒙古营里搬出来，就开始做料器玩具，自做自卖，维持家计。有一年灯节，西太后派人搜罗各种手工艺品，在旗的人都知道常在的手艺高，就叫他往宫里送东西。据说西太后看他做的料器好，赏了他一个字号，叫“天义常”。后来常在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蒙古名是扎伦布和伊罕布，继续操这手艺。

伊罕布做活最辛勤，有一次他的作品参加了巴拿马赛会，得了奖状。可是，在那些时候，手艺人总是受轻视的。伊罕布身体很弱，生活又苦，只四十九岁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年七十二岁，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日子，也参加劳动。他

的女儿常玉龄从小就跟着她的姑姑们学会了一手好工艺。

不久，扎伦布也死了。他的女儿常玉清也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活。他的儿子有的早死，有的出家了，留下三个孙子。从此常桂禄姊妹们就挑起了全部生活的重担。

“扎伦布和伊罕布去世以后，百事只好都由我们姊妹承当。”常桂禄谈起后来的生活，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就停住了。

她们过去生活中最痛苦的期间，是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十二个年头。常家的手艺再好也经受不了那些苛捐杂税、额外勒索和其他种种的摧残。她们抱头痛哭了一场，终于含着眼泪，丢开家传的手艺，去烤白薯，炸油饼，充当卖零食的小摊贩。常桂禄说到当时的情景，脸色变得阴沉沉的，身上好像在打颤。

北京和全国的解放，首先使她们感受到的最重大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她们的家庭特种手工艺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天坛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也正是“葡萄常”姑侄姊妹扬眉吐气的新时期的开始。她们所做的葡萄在国内外的销

路都打开了。人们称赞常家的手艺是“巧夺天工”，争先向常桂禄要求订货。

“我这二姊七岁就能做活，如今我们就把她的名字常桂禄做我们的字号。”常桂寿插进一段话，特别夸奖她的姊姊。果然，在印好的招贴纸和卡片上，我看见都是常桂禄的名字。原来她们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家庭的环境又封建、又迷信。常桂福年轻的时候没有出嫁，到了三十六岁的那一年索性就当了尼姑。常桂禄、常桂寿看见姊姊不出嫁，当然也就做同样的打算，还有两个侄女受了姑姑的影响，也都下定了不出嫁的决心。当尼姑的既然不便主持家计，于是常桂禄就不能不做一家之主了。

“这使我不禁联想到中国历代手工业者用一切方法保守技术秘密的许多悲剧，我疑心这个悲剧在常家一直演到如今还没有终场。

“你们不出嫁不是为了保守家传手工艺的密码？”我问。

“不是的。我们爱自在，才不想出嫁。”常桂寿很机智地抢先替她的姊姊作了这样的解释。她那瘦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忽然又泛起了一层红晕。

“您怎么想当尼姑去了？”我转过来向着常桂福发问。

“我早年喜欢尼姑。……”她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句答话，而临时又有所踌躇。

恐怕这样的对话多少会刺激她们，我赶快换了话题，继续谈论她们现在的生活和生产的情形。

去年十一月间，北京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看见常家这几位姑侄姊妹的劳动条件还不够好。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又听说常桂禄有一些顾虑。她害怕合作化以后要取消老字号，要集中到合作社去跟别人一起劳动；她觉得一百年来的家底就要完了，心里难过。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她们的老字号仍然照旧，也没有集中到合作社去，劳动条件却有很大的改善，外边的订货增加了一倍多，生产规模随着扩大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好光景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当我这次再来访问的时候，她们一见面就都笑逐颜开，同声称赞合作化是再好不过的，并且表示愿意顺着这条道儿走到底。她们说：“北京解放是我们手艺人的头一次解放，合作化是我们

的又一次解放。”

我问了常家合作化前后的营业状况，可以看出来，区的领导机关对她们的特殊情况照顾得十分周到；她们在合作化的运动中相当如意，并且生产发展得很快。合作化以前她们每月平均流水是人民币八百元至九百元。合作化以后，今年二月份的流水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元，最近的一个月增加到二千五百九十元。除了原材料、工资、税收等项支出以外。每月可以获得纯利百分之十五。她们五个姑侄姊妹，加上常桂禄的嫂嫂一共六个人，每人又都评定了工资，每月各七十元到八十元不等。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效率，区里帮助她们从通县调来了两个烧玻璃球的“点炉工”，还招收了四个女徒弟。

常桂禄总结合作化的好处是：一，原料不缺；二，周转方便；三，税率减轻；四，技术提高；五，销路扩大。现在她们的产品远销外国，供不应求。有的订货单一次就要五万枝葡萄，使她们又喜又愁，喜的是营业发展非常快，愁的是手工生产赶不上。这是新的矛盾。她们已经进一步认识，只有推广技术，扩大生产，更加紧密地依靠合作社，

才能够解消这个矛盾。

离开常家的时候，我由衷地祝福她们，并且用“画堂春”的调子写了一首词送给她们：

常家两代守清寒
百年绝技相传。
葡萄色紫损红颜，
旧梦如烟！

合作别开生面，
人工巧胜天然；
从今技术任参观，
比个媿妍。

她们送出门来，临别时诚恳地表示，希望首都的美术家帮助她们，把她们所做的软枝葡萄的特点，用新的技术设计方法固定下来，并且使她们的手工技巧有更进一步的提高。

一九五六年七月

（原载 1956 年 7 月 28 日《人民日报》）

陈仓道上

陈仓古道本崎岖，今日康庄一坦途。
千里秦川春意闹，更沿渭水广膏腴。

秦岭北来尽险峰，深峦时有虎狼踪。
只今铁道冲天至，大散关头土一壅。

这是我旅行于宝鸡（古陈仓）和大散关的时候写的两首小诗。我们祖国河山的新面貌给了我永远不能忘却的印象。看到渭水流域的秦川田野和秦岭北段美丽而雄伟的风姿，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

新建的宝成铁路从宝鸡开始。由此地向南，登上秦岭北段的第一个隘口，就是大散关。这一带地势险峻，古代的军事家都认为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因此成为历代作战双方必争之地。

此地又是川陕交通的孔道，从来商旅络绎不绝，依靠着肩挑背负，把货物送到山上，也送下平原。古代的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大散关这条路正是古代的人从长安出发入蜀所必经的“难关”，此道之难也不亚于蜀道。只有在我们人民的时代，化天险为康庄的奇迹，才能够在人们的眼前出现。宝成铁路如今已经把这条崎岖险阻的川陕孔道变成了康庄的坦途了。我之所以能有机会到这一带旅行，也就因为有了宝成铁路，否则惟有“梦游”了。

这个地带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一点。人们会记得，曹操打张鲁，军队由陈仓出散关，展开攻势；诸葛亮攻魏的时候，蜀兵由南而北，则是出散关，直奔陈仓，而展开攻势的。无论自北向南攻，或者自南向北攻，过去的作战计划都不能离开这一条军事要道。现在宝鸡县的益门镇东边有一座“诸葛山”，相传是诸葛亮屯兵之处。宝鸡城内也有三国时代的许多遗迹。比如现在宝鸡市人民委员会的大门楼，据说就是三国时代魏将张郃所建的“望兵楼”遗址。同样，看过秦汉演义的人还记

得，汉高祖刘邦曾与楚霸王项羽手下的秦降将章邯在这一带作战，刘邦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终于打败了楚兵。正因为历史上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争，这里人民过去的的生活很苦。所谓“秦川沃野”在旧时代实际上是徒负虚名。

宝鸡在解放以前街道狭窄，而且十分肮脏，满目是破烂的窑洞和草棚，劳动人民终年衣不蔽体，有许多姑娘没有裤子穿。住在河滩的群众喝的是苦水，在十里铺一带，过去更是一片荒凉。解放以后，宝鸡的面貌很快改观了。现在这里是一个省属的市，许多现代化的大小型工厂建设起来了，新建的发电厂的发电能力和实际的供电量就比解放以前增加了一倍多。这里又是西北铁路运输的枢纽，新修的电气设备的枢纽车站已有十二股道投入了生产。宝鸡铁路工程机械修配厂的生产量，等于全国铁路机械总产量的一半，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整个宝鸡市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了，它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消费城市的面貌。过去荒凉的十里铺现在已经变成了工业区，从前喝苦水的穷困人家现在的生活也一天天走向幸福了。

现在你只要到宝鸡城外，看看四处的田野，你就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秦川沃野”了。宝鸡的农民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过去他们的聪明智慧无处发挥，好年景只能维持着简单的再生产，遇到灾荒就只有使生产停顿。现在情形大不一样了。你看农民们一个个干劲十足，他们唱起了新的歌儿：“学习愚公移山，拼命苦战十年；水足粪饱喂田地，要叫产量翻几番。”

在渭河岸上，到处是灌溉的沟渠，新修的水浇地都将保证丰产的最高指标。千古长流的渭水，如今也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来了。

今年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是有很好条件的，而处于这个平原西头的宝鸡农村的景象更使人充满了信心。与我同行的人，一致地称赞这里的工作紧紧地抓住了生产的关键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惜我们旅行的日程太紧，不能在这里多看，铁路局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辆公事车，我们只好离开了宝鸡。

从宝鸡车站出发，火车跨过了渭河铁桥，向南进入益门镇的峪口，这也算是从秦岭北麓开始上山的起点。由此迤南，慢慢地登上险峻的秦岭山

区。清姜河奔流在狭长的山谷间，火车沿着河的右岸怒吼前进。这里有一段十分美妙的风景。当河水曲折的地方，火车蜿蜒而进，我们就好像坐在一条青龙的背上，让它翻滚在水里嬉戏。这样前进约四十多里，山势愈来愈陡，终于来到了一个险要的隘口，这就是大散关。山于事先的约定，我们在这里休息，看看风景。

英勇的筑路工人费了千辛万苦的劳动，在这陡立的山崖上打开了一条大道，铺上了铁轨，现在看起来还觉得惊心动魄，这个工程也真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么巨大的劳动，我们要爬上这个关口，恐怕是很困难的。据说，按照老办法步行或者骑牲口，单身客人决不敢上来，因为往往会遇到猛虎和豺狼。所以人们必须成群结队才敢上山。原来的山道现在还看得见，那真可以说是羊肠小道啊！写着“大散关”三个大字的古老石碑仍然立在山顶，古代多少英雄豪杰，成功和失败就在这儿。然而，现在因为有了这么宽大的铁路，这里的地势完全改变了。现在的大散关，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好像是一堆土丘，看不出它有什么险要的地方。

我望着大散关四周的景物，脑子里想起了许多历史故事，什么蜀魏交兵呀，唐明皇由这里逃进四川呀，这些虽然不值得我们去提起了，连李太白的诗句也没有多少意思；但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放翁的诗却不能使人忘怀。当他奔波秦蜀之间，感叹“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的时候，他的满腔爱国热情一直激励着广大的人民。他对于大散关的险要地势和山川峻削之气，十分赞赏，并且借以鼓舞他自己和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的高尚情绪。他有一首诗，题目是《观大散关图有感》，其中写到：“大散陈仓间，山川郁盘纡。劲气钟义士，可与共壮图。”

这是对于陈仓古道和大散关形胜的赞颂，也是对于人民爱国热情的激励。我由此更爱陆放翁，也更爱我们伟大祖国的山川。我觉得仅仅就这些思想感情上的收获来看，我这一次到陈仓道上来，也算不虚此行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

（原载 1958 年第 7 期《旅行家》）

国殇·诗魂·诗的永生

我们亲爱的战友，诗人司马军城同志光荣牺牲，到现在已经十五周年了。抗日战争二十二周年的纪念日也快到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司马军城同志，特别记得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写的一句话：“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这句话是多么豪壮啊，我相信他是永生的。所以，当我接到他牺牲的噩耗时，我在深夜里写了一首短诗，向他祭奠。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自己重读这首诗，当时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长夜不眠。